

宋代家谱兴起

“国有史,地有志,家有谱。”中华家族宗谱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而族谱之功在于溯清渊源,世代沿袭,根脉有继,传承血脉于万代。

编修家谱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古今往来,自古就重视寻根认祖,血脉传承,这也是世人饮水思源、缅怀先祖、崇尚孝行的重要表现。

据历史考证:宋朝初期,历经唐末五代战乱,大部分家谱在战乱中散失,没有了家谱,家族世系脉络只能心记口传,时间一长,家族世系传承必然混乱不清,家族与政治的关系、甚至连近亲关系都渐行渐远;岁月悠久,历史弥新,而宗谱中的宋韵文化足以流芳百世。

孔子曰: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。”宗谱里的宋韵文化最显著特征是永远铭记先贤爱乡、爱国的家国情怀,宗谱可以发挥凝聚家族团结的作用,这也是当时统治者所需要的。北宋以前都是官修,自建隆元年(公元960年)赵匡胤称帝开始,政局稳定以后,统治者认为家谱对于“敦教化,促人伦”具有崇尚文明道德的重要教育意义和时代文化价值。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让先贤爱国、爱乡精神得到代代传承,尤其可以达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,发挥家族的凝聚力,团结成员的爱国、爱乡和对家族的社会教化作用。为了巩固其统治,朝廷开始重视宗谱,就大力提倡民间修谱,宋代印刷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家谱的传播。从此,打破了历史上由官修家谱转向民修。很多名人也开始修谱,尤以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欧阳洵、苏洵等为代表的修谱,对于民间的修谱影响极大,宗谱里的宋韵文化,满满的家国情怀,成为宋韵文化的重要内容,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特征,提高了宗谱的传播,促进了民间编写族谱的的鼎盛和普及。

2015年,笔者在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张永祥先生的书橱中,发现一册由宁波市政协文史委主编的《宁波小港李氏族谱》,经核对,虾峙大岙的李氏家族系在清康熙舟山“开禁”后,先祖李仰山携眷到虾峙大岙定居,为原居住在宁波小港的李氏第四分支(含蚂蚁岛李姓),与现虾峙大岙李氏族裔不论是辈分(行弟)、世系传承脉路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,这就为编写《虾峙大岙李氏族谱》提供了权威的信史和历史根据,由此在笔者帮助下,开始对这册族谱的编写,族人也齐心助力,第33代族裔、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省市劳动模范李科平偕兄长李贤平,乡贤李汝波兄弟等立即慷慨解囊,李汝能四处奔波,逐一调查,经过近半年的努力,《虾峙镇大岙李氏族谱》终于问世,在虾峙镇引起很大反响。

小港李氏后裔光谱熠熠生辉 李佖率众义抗金兵

李佖(十四世祖李信之子)。李佖、任戡、董之邵系南宋建炎年间奉化抗金三义士。

李佖,字子列李氏后裔,泉州(今萧王庙镇)人。才智卓越,慷慨好义,注重名节,为四方义士所推崇,与任戡、董之邵相交甚深。1130年(宋建炎四年)农历正月,金兵攻陷明州(今宁波市),守将张俊、知州刘洪道不战而走,修职郎蒋安义降。金兵大肆屠杀焚掠,紧逼奉化。李佖义愤填膺,奋然而起,高呼:“河北二十四郡,岂无人乎!”遂与任戡、董之邵聚合义兵1184人,在泉州三次击退金兵,奉化得以保全。兵定后,佖出资万缗犒赏义兵,而已辞不称功。事后,有司上报彼等功绩,朝廷赐修武郎,三人笑而不受。佖56岁疾终,乡人莫不哀叹。朝廷追赐修武郎。

筭路蓝缕 乾坤初定

据1936年重订的《镇海港口李氏支谱》记载,小港李氏的先祖是唐朝右散骑常侍、节度淮西军事、光州刺史李杞。他因避朱温之难,由东都迁居福建。宋初,李杞长孙李直清从福建迁居到奉化,居住在同山旁,小港李氏最早来到明州的就是这位一世祖。他的曾孙李珂,再迁至奉化江口;传到第十四世祖李信之,则举家搬往镇海海岸邱新堰头,择地建屋就此入籍;如此过了6代,后裔又陆续迁到镇海小港,在小浣口(俗称港口)聚族而居,繁衍生息。到李弼安(房号乾房)与李也亭(房号坤房)兄弟这一辈,已经是李氏家族在宁波的第27代了,此即乾、坤两房之由来。

此地南环岭、北临水,照例该是地灵人杰之处,但这一支却毫无发达的迹象。父亲李锡勋(名敬明)英年早逝,一家人全靠母亲起早贪黑地织绢来勉强糊口。那一年,李也亭9岁,他生于清嘉庆七年(公元1802年)农历十月初十,从小头脑灵活,勤奋能

虾峙兴起族谱文化热(上)

□周荣耿

干,实在不愿这样苟延残喘下去,于是在道光二年(公元1822年),15岁的李也亭毅然决然地辞别寡母、老哥,独自一人前往上海闯荡谋生。

当时寓居黄浦江畔的宁波人,为数已经不少,四明公所成立也有20年了,但大多均为生活贫寒的学徒工匠、负贩帮佣。因此,李也亭虽有乡亲介绍,也只能在上海南市南码头的“曹德大”糟坊当个小学徒。糟坊兼卖热酒。南码头为沙船停泊之所,李也亭的工作之一,就是在海风较大船不出航之际,到沙船上去给水手们送酒。船工们个个都是好酒量,李也亭机敏活络,很快就和船工们打成一片,生意不错。

沙船是一种大型航海木帆船,一船可载货百余吨。它平底高桅,巨橹广舱,方头方梢,具有吃水浅平、航行轻捷的性能特点,在洋轮未来之前,是中国海运的主力。

李也亭的头脑异常活络。由于经常到沙船上送酒,耳濡目染,对于沙船贸易的行情了解得一清二楚,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。尽管大海茫茫,不但会碰到险风恶浪,还有遭遇凶残海盗之虞;不但会倾家荡产,更有可能性命难保,宁波有句民谚:“只要铜钿多,哪怕落油锅”。所以,19岁的李也亭断然辞去糟坊工作,投身于日益兴旺的沙船业,到旁人视为畏途的险恶境地艰苦创业,破浪前进。

当时,船主为提高船员的工作热情,将那规定的二成舱位,让出一部分供船员附带货物,其贩卖收入归带货者所有。而进货好寡及销路畅堵,则全凭个人眼光了。李也亭天生一副精明头脑和与生俱有的商人眼光,故所带货物往往特别赚钱。数载奔波,果然获利丰厚,由此淘得了第一桶金。于是他再度出手,决定用积累下来的这笔钱买一条沙船。那时沿江造船商很多,只要付一半定银,保你三个月船就下水。正是这一决定和这条船起步,使李家后来成为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工商巨子,风流百余载。

李也亭由水手变成了船主后,不像一般的船东那样做甩手掌柜,把船和货物交给船老大去管理。而是依然如故,风口浪尖,趟趟随行。他押运沙船往来南北,将南方的木材、药材、粮米、糖棉、杂货贩运于北方,又将北方的大豆、豆油、豆饼、花生、高粱酒等转卖于南方,利润常高达三四倍。

鸦片战争后,朝廷财政支绌,于道光二十七年(公元1847年)在上海设海运总局,再度试行沙船海运遭粮。而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,对乡亲自然格外照应。于是李也亭抓住这一难得机遇,乘势直上,在几年工夫里,固定资产从一条沙船发展到10余艘沙船,并相继创立了久大沙船号。随着业务的急剧发展扩大,在上海靠岸装卸货物的问题也日益严重,难免受制于人,甚至影响到运输业务的正常运营。于是,他又融资买进十六铺上游处的一块滩地,辟为久大码头,从而形成自己拥有的“一条龙”航运体系。此时的李也亭已是腰缠万贯,年贸易额以百万两白银计。

精明过人的李也亭,遂又走出人生历程上至关重要的一步,决定涉足金融业。他用经营沙船的利润,与同乡赵朴斋合伙投资开设了“慎余”“崇

余”“立余”3家钱庄,钱庄一切经营均由赵朴斋主持。赵朴斋此时已成为上海南北钱业会馆总董,堪称金融行家,商场老手,又熟知老城厢里钱庄运作的各种底细,所以这3家钱庄生意兴隆,财源滚滚。

与此同时,李也亭买下与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、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进行扩充;又斥资20万两银元,在沪南开发房地产;还办起了慎记北号、万源糟坊和永大蛋作。此外,他也到家乡投资,在宁波有甬泰北号,在慈溪有同元当铺,在余姚则有元泰当铺。这种多元化的经营,使李家的财运更加亨通。

作为李家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,李也亭赤手空拳闯荡江湖,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,创下了商业王国,而他成功的背后,也离不开兄长李弼安的支持与付出。李弼安(承辅)则左辅右弼,力保家业长治久安。

年长乃弟13岁的李弼安,牢记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古训,始终留在小港操持家务。同时,李弼安也非常重视对子侄的教育。他请了县里有名的塾师为也亭的独子梅塘和自己的儿子听涛、濂水、雨田和开蒙授课。这样,有兄长在家乡侍奉高堂、抚侄如子,李也亭才没了后顾之忧,安心在上海打拼。兄弟俩一个主内,一个主外,恪守孝悌之道,始终敦睦无间,有无共之,其手足深情实为后世垂范。

和那个时代很多经商起家者一样,李也亭也把商业利润投向土地,通过置房买田的手段来光耀门庭,保有富贵。兄弟两人在镇上盖了一座有两个院落的宅院,东院为惇德堂,由李弼安一家居住;西院为崇礼堂,由他和妻儿居住。但日常生活始终在一起,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,听命于其母叶太夫人。对于含辛茹苦养育他俩的寡母叶太夫人,都是孝顺有加,冬温夏清,晨省昏定,使其颐养天年。当老母病危时,正在上海经商忙得不可开交的李也亭,心急如焚,竟专门雇了一条轮船赶回镇海,终于见上了最后一面。

李家16位兄弟中,受满清王朝所赐功名爵禄者超过半数。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荣,反而冲破藩篱,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洪流,挟其雄厚的财力,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。李云书原为清四品銜度支部郎中,亲自出面,为起义军光复上海筹款;江浙联军攻打南京,又出任兵站总监,设法向前方供应武器,保障军需。李薇庄原为清花翎三品衔江苏候补知府,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,动用官钱局10万银元资助革命党人光复上海。李征五原为清花翎二品衔湖北候补道,他亲自率领敢死队攻克江南制造局,沪军都督府成立后,被孙中山授以少将军衔,出任上海光复军统帅。这3兄弟在辛亥期间纵横驰骋,为上海、江浙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上海解放前夕,李咏裳(李也亭侄子)也已耄耋高龄,早就不理外事。有许多人力劝他移居海外,老友朱吟江还送来打了飞机票,敦促他尽速启程。他却说:“我是一个清清白白,正正直直的中国商人,在日伪时期,身为亡国奴,饱受欺凌,也过来了。共产党是中国人,真正为人民的政府,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,他们也决不会为难我。”李咏裳毅然决定留在国内。不久,他又听从义庄经理虞述圣的劝告,欣然将义庄所有的田产交与国家。在紧接着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,李咏裳深明大义,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事业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却始终没有怨言,只是决定让孙子名立和名弘赴美留学。他平静地度过余生,于1954年安详地与世长辞,享年84岁,是李家第三代中最长寿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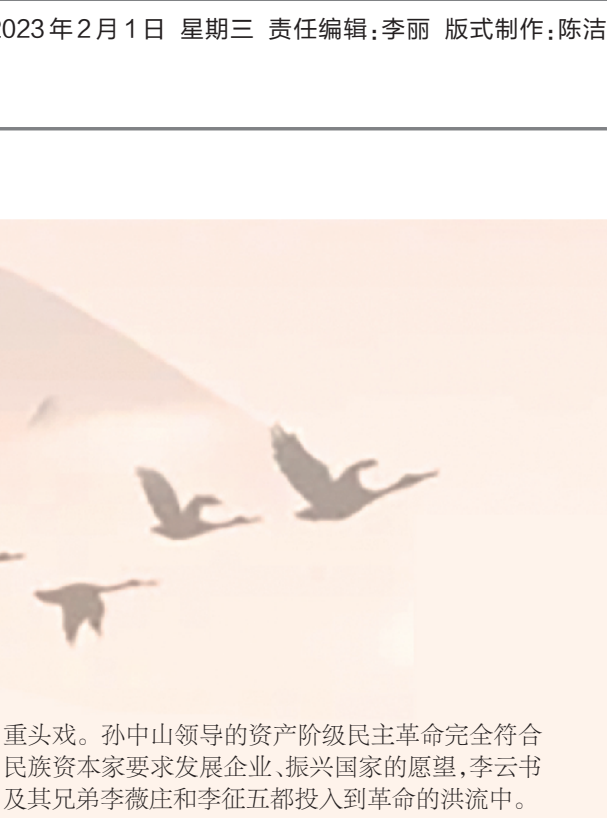
李听涛(李也亭兄长之亲子、也亭生前亲自指定的事业继承人)为李氏家族完成了两件大事。

第一件大事:听涛和梅塘齐心协力,建成了《养正义庄》。在封建宗法制社会,人们的宗族观念非常强烈,凡力所能及,都愿意为宗族效劳。而其方式方法,自从北宋范仲淹创设义庄,后世士大夫多踵而行之。镇海小港是个穷地方,李也亭发财致富后,看到李姓族人中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,为数还相当之多。所以在生前曾与乃兄商议,有意投资建一个典范性的义庄,用来帮助李氏家族中清寒贫困者。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,使他郁郁而亡,而李弼安无此能力,没过几年也溘然长逝了。听涛和梅塘,则牢牢地铭记着父辈未竟的遗愿,因此一旦事业有成立即付诸实施。首先,拨出专款用来建造义庄。“规模之宏,建筑之固,为一郡之冠”“远近多取以为法”。

其二,购置2000亩良田,其收入全部用于救济族中穷困者。最后又拿出数万两银子作基金,以备意外的突发事件所需。为保证资金公平合理地使用,又规定李家族人不得担任义庄经理,而聘请外族的正人君子管理。规定李家族人所能享受的主要资助,是受教育的学费,所以李家后代上大学乃至留学深造的为数甚多。

1896年,他的母亲张太夫人去世,李濂水悲戚回乡,守灵3年,隐居于小港。据他的儿子回忆,他建有一间密室,里面收藏了大量当时违禁的新学和革命书刊,以及探索讨论变法维新的来往信函。

李濂水卒于1912年,正是满清王朝覆灭、中华民国元年。作为一个正直的忧时伤世的士大夫,其爱国之心深刻地影响着李家后人,他的子侄辈中有不少人投身于辛亥革命,毫无疑问,这与李濂水的熏陶大有关系。辛亥革命时期,是李氏家族参与政治的



重头戏。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符合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企业、振兴国家的愿望,李云书及其兄弟李薇庄和李征五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。

李薇庄日本巧遇孙中山

1908年,李薇庄奉命到日本考察,巧遇世交赵家艺。家艺和兄长家蕃在留日学习时期,迷上了孙中山的学说,加入了同盟会,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。赵氏兄弟边留学边经商,以经营所得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此期间,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、黄花岗等地起义,所需款项巨大。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分着急,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,手头现金不多,便双双赶回宁波,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,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。这时,赵家艺听说李薇庄到了日本,专程前去密访,游说他也参与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事业。薇庄虽出身商家,但早年即受叔父李濂水的影响,步入仕途后又亲身经历官场的黑暗腐败所以他的内心积极深,经赵家艺一番鼓动,顿时豁然领悟,对于腐朽清廷,下决心反戈一击。于是李薇庄这位大清四品命官,赴日归来时身份大变,已是革命党人了。

李薇庄雅嗜书画,收藏甚丰,自己的造诣也极高。曾满怀忧愤作《秋夜感怀》诗两首,书于一柄纸扇之上。他死后,长子祖韩、次子祖夔将这两首写在扇面上的诗装裱成册,遍请当年战友和名流题诗作画,以为纪念,兼雪父亲冤屈。先后题诗作画者有于右任、蔡元培、李平书、王一亭、沈曾植、袁克文等30余人。

孙中山了解此事后,也亲笔题赠“子孙永保”四字,其寓意显而易见,既肯定了李薇庄为革命忍辱负重、功不可没,又希望李家第四代、第五代继承遗志、发扬光大。

李梅塘(公元1841—1900年)是李也亭的独子,前清秀才。民国《镇海县志》对于他的为人评价甚高:“袭先人遗业,操奇制胜,家资至数百万。与从兄弟源、濂等合资建《养正义庄》,规模之宏为一郡冠。好义勇为,凡沪甬及本邑公益事务,暨输饷、赈灾、浚河、平道等费,前后至十余万金。晚岁构园家中,亭台花木,曲折有致,至赠荣禄大夫。”梅塘的夫人张氏堪称巾帼英雄,是一位少见的“女强人”,为李家大增光彩。

张氏是恩威兼施的,尤其对外人,以施恩为主。有一次,本地奸人诱骗贫苦子弟出国,卖到海外为奴,人数将近500名。这种事称为“贩猪仔”,人往往有去无回,属伤天害理的勾当。船出镇海口时被张氏获知,马上派儿子云书和征五赶到海关税务司,商量救援的办法。对方告之,可以用钱赎回。谁知宁波台道故意拖延,很可能是收受了奸人的贿赂,让船脱逃而去。于是张氏再命云书和征五赶赴上海,发动在上海的宁波同乡联名致电国际红十字会,请他们出面关注这500个不幸的“猪仔”。同时拿出赎金,派人送到南洋。结果,除了已经死去的10余人外,全部得以回归家乡。张氏“独拯五百人”的事迹,至今仍被后人赞扬,载入了1994年版的《镇海县志》。

实际上,张氏终其一生都在做慈善事业。1893年,镇海发生特大灾荒,饿殍遍野,她协助丈夫梅塘从外地采购万斛大米,赈济乡亲。此后在1898年、1902年、1908年,又曾出现严重饥馑,而张氏每次都尽心竭力为之,先是舍施家中存粮,不够了就去外地买米,“全活无算”。她为了海上的船只顺利航行,不迷失方向,又在普陀洛迦山建造灯塔。众人感激之余,赠以“乐善”匾额,她坚辞不受,实在推不了,就把匾额挂在李氏宗祠。张氏虽是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女流之辈,却非常懂得时代大势,见识不同凡响。除了联姻成功,这位没有文化的妇女还特别重视教育。她先后出资白银10余万两,建办了4所学校嘉惠乡里。在如何培养家族接班人这个重大问题上,她格外明智,反对子弟在书斋里抱着古籍读死书,鼓励后代走出国门,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,将来报效祖国。“教其子孙以游学海外。顾谓:兵家、法家皆不足学,宜学农、工、商、矿、理、化、医诸科,可利国济人。”李家后人,果然是“秉遗训,多有学成回国者”。

李也亭把所获得的一半利润,留给他在家乡下的长兄李弼安。李弼安收到从上海来的资金后,在乡下购买农田,从而成为大地主;盖起了巨大的宅院,供家族成员居住;在乡下为乡民的子女建立了第一所学校;买进第一台发电机为他们的宅院供电,李家还建立“义庄”帮助乡间的穷困户。李云书有3个女儿:文兰、精圆和惠英。他为女儿们选择丈夫时,不再局限于宁波一隅,大女婿陈文翰是江西人,二女婿凌勉之是河南人,三女婿巫振英是广东人。这也是李云书的视野超越前辈的一种表现。3人中以凌勉之最有名气,曾追随周恩来投身天津的“五四”学生运动,以后又追随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参与反蒋抗日的斗争,是著名的爱国人士。